

「情人眼裏出西施」的現代詮釋

楊晉龍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 要

此文旨在探討「情人眼裏出西施」的淵源、意義及隱藏的感情與教學的功能，並附帶討論同源的「東施效顰」。經由文獻的實際考述與分析，了解此句成語源自《莊子》，相近句子至遲在北宋就已出現，但句式不固定，「情人眼裏出西施」則首見於明朝萬曆年間，「東施效顰」大致同時出現。透過分析此句成語隱含的「美化」與「發現」的正面意義，以為若用在情感經營上，則就能了解尊重與愛惜親密對象的重要性，因而獲得加強親密關係的效果。用在教學上，則對學生認同危機的處理，啟發學生思考和發現學生潛藏優點等，都具有正面效益。用在研究上，則就有可能開出新研究議題，發現未見的可能答案。這些成果對教師、學生與研究者、重視情感經營者，都具有提供可能答案及啟發提醒的功能與效果。

關鍵辭：情人眼裏出西施、東施效顰、婚姻、教學、研究

* 本文為特邀稿，於 2010.11.08.收稿。

前言

傳統的中國社會流傳有一些「俗語」、「諺語」、「常語」或「熟語」等一類的「成語」，這些多數人耳熟能詳的辭彙，有些來自中國自己的傳統，有些來自其他文化圈；有的僅流傳於一時一地，然後逐漸的沉寂，終至於很少人再提起，例如臺灣早期曾經出現過的「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或「別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之類，就是屬於逐漸沉寂一類的「常語」。有的則能夠超越時空限制，透過口頭或書面的傳播方式繼續流傳，例如「勤能補拙」、「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情人眼裏出西施」之類的辭彙，就具有超越時空與階級的特殊性質，因此從古至今毫不間斷的流傳。這些詞彙基本上都和某種特殊或固定的意義聯結在一起，並且由於幾乎是所有人都耳熟能詳，因此很少人會注意到這些詞彙在明顯的特定或固定意義之外，是否還有其他不同意義存在的可能性¹，甚至也很少人認真的了解自己使用的這些詞彙來源與真正意涵。在一般社會常態交流的狀況下，使用者並不在意自己使用的意義是否正確，閱聽者也很少注意自己是否確實了解使用者的意思，因為使用者大致都會以為自己使用的意思「大家」都懂，閱聽者也會以為自己了解的確實就是使用者的意思，至於事實是否如此並沒有人在意，許多的詞彙實際上都是在此種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的狀態下流傳使用。這在現實的交流溝通狀態下，因為不至於造成多大的障礙，因此也就不能算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問題²，但在比較嚴謹的學術要求上，自然有一探其是非究竟的必要，以免繼續以訛傳訛流傳下去。同時這些成語在不同時空，其實還可以有不同的發揮，這同樣也就有值得探討的意義與價值。

傳統中國社會流傳至今的成語，教育部委託曾榮汾等編輯的網路版《成語典》收錄有二萬八千五百多條³；大陸劉潔修的收錄則為七千六百多條⁴，

¹ 一般成語在固定顯著的意義外，可能隱藏有的問題及其他意義的探討，拙著：〈勤能補拙？：學習迷思的反省〉，《百世教育雜誌》第178期（2006年7月），頁4-6；〈別讓孩子輸在起跑點的迷思〉，《百世教育雜誌》第177期（2006年6月），頁4-6等兩文，有稍微簡單的分析，有興趣者可以參考。

² 如前舉「一路哭不如一家」的成語，本源自宋代范仲淹對富弼所說「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的話，這句話中的「路」，原指宋朝行政區域「十五路」的「路」，並非現代一般常用的「道路」之「路」，這個誤解雖然不至於影響到此句的固定意義，但也可證明一般人對「成語」一知半解的了解狀態。范仲淹說「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言的記載，見[宋]蔡戡，《定齋集·乞選擇監司奏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57冊，卷2，頁19，總頁587。

³ 曾榮汾等編，《教育部成語典網路版》（2005）：http://dict.idioms.moe.edu.tw/sort_pho.htm。

⁴ 這是劉潔修編著，《漢語成語考釋詞典·凡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的說法。若根據劉潔修，《漢語成語源流大辭典》（北京：開明出版社，2009）一書，則包括主條、次主條、副條及縮略語等約近五萬條。

其中絕大部分並不常用，不過在臺灣地區還是有一些曾經出現在教科書中，因而比較常被使用的辭彙，例如：臥薪嚐膽、不為五斗米折腰、勿以善小而不為、舉木立信、管鮑之交……等，這些流行成語，若根據前述使用意義的了解及現代意義的可能發揮為前提，則當然都有值得探討的價值，本文即居於此種考慮而選擇現代人還會使用的「情人眼裏出西施」一語，從情感內涵的角度，進行相關意義的分析，並探討其可能存在的意義，提供對這方面議題有興趣者參考。

針對成語意義和淵源的探討，一般市面上可見者大致以成語故事⁵，或如《成語典》、《成語源流》等以字辭典形式的詞條解說為之，至於結合成語的淵源、發揮而以專文方式探討者，至今猶未見其人。本文所要探討的「情人眼裏出西施」一詞，除了討論《情人眼裏出西施》的電影外⁶，雖然也有某些文章出現這個成語，但這些文章大致都是非學術性論文⁷，內容也不過是借用該成語一般意義討論某些特定的議題而已，比較具有學術性的大約是大陸鍾春林(1977-)討論「美」受「好」影響的論文⁸，不過和成語的淵源與發揮等意義的專門研究無關。

本文旨在針對已經存在的「情人眼裏出西施」的成語進行研究，因此不涉及西施是否存在？西施最後是歸家、自殺、被殺或與范蠡雙宿雙飛？這類自宋代姚寬(1105-1162)以來的「疑古」學者，大有興趣的歷史猜謎問題之討論⁹。本文主要想透過較為細緻的文本分析，以及內容的聯想發揮，以說明此成語的淵源及其在現代社會可能引發或發揮的意義。論文進行的程序，首先說明研究的緣起，其次探討「情人眼裏出西施」一詞相關的內涵，接著藉由相關意義的聯想，從現代社會的角度分析該詞可能有意義與價值，最後則統括研究成果及其價值而做成結論。

⁵ 如黎偉青編，《成語故事》（臺南：經緯書局，1959）之類。

⁶ 「情人眼裡出西施」是美國二十世紀福斯影片公司出品，2001年11月始映的電影 *Shallow Hal* 的中文翻譯。韓國偶像劇也有一部李智雅主演的《情人眼裡出西施》。

⁷ 以臺灣而論，有紀駿輝，〈情人眼裡出西施——衛生政策分析中的規範研究之本質與準則〉，《臺灣公共衛生雜誌》第20卷第4期（2001年8月），頁249-258；洪蘭，〈為何情人眼裡出西施？〉，《康健雜誌》第64期（2004年3月），頁164-165。網路搜尋還發現：趙淑敏〈情人眼裡的西施〉和林貞羊〈「情人眼裡的西施」讀後的幾點感想〉等兩文，但未找到原文，故無法得知內容是否與此文相關。

⁸ 鍾春林，〈「一見鐘情」與「情人眼裡出西施」——兼論現象學審美觀〉，《邢臺學院學報》第21卷第1期（2006年3月），頁62-64。

⁹ 對此類問題有興趣者，魏子雲，〈西施其人之由來及其形象演變〉，《歷史月刊》第122期（1998年3月），頁96-101；汪榮祖，〈西施生死之謎〉，《歷史月刊》第170期（2002年3月），頁56-58；陳正賢，〈古代筆記中的西施歸宿之爭〉，《博覽群書》2009年第10期，頁84-88，或可參考。

一、「情人眼裏出西施」的淵源與意義

無論就臺灣或大陸地區而言，就現在流行的狀況，則「情人眼裏出西施」應該是成語中普及率較高，比較「家喻戶曉」的成語。這句成語中的主角包括不特定的「情人」和特定的「西施」（473B.C.前後），以下即先討論兩者的來源及其意義。

「情人眼裏出西施」第一位主角「西施」，最早出現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典籍內，並且毫無例外的都稱讚其美貌，例如：《管子·小稱》說「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¹⁰；《墨子·親士》說「西施之沈，其美也」；《莊子·天運》說「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孟子·離婁下》說「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荀子·正論》說「好美而惡西施也」；《韓非子·顯學》說「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慎子·威德》說「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戰國策·唐且見春申君》說「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¹¹；《楚辭·九章·惜往日》說「雖有西施之美容兮」等¹²。漢代以下言及西施也大都承襲此說，由此可見西施當是東周時代世人相當熟知的美女。雖然根據《吳越春秋》、《越絕書》兩書的記載¹³，西施實際上是個犧牲色相，負有顛覆敵國任務的女間諜，不過在傳世的東周時代典籍中，注重者都在於她的美貌，並未特別強調其特務身分。雖然歷史上也有譴責其顛覆吳國之事或維護其作為者¹⁴，不過這些意見都不敵「情人眼裏出

¹⁰ 管子的生存年代約在西元前 725 年到 645 年之間，西施則生活在西元前 473 年前後，管子自然不可能知道西施的事情，今本《管子》出現「西施」的事蹟，至少有兩種可能：一是在管子之前也有一位美女「西施」；二是現存《管子》有後人竄入的資料。本文暫時將其視為後人竄入。另外先秦諸子和經書等典籍，乃讀書人常見之書，且版本眾多，容易查詢。本文因此引述常見的典籍時，將僅在正文列出篇章名稱，不再繁加腳註，以省篇幅。

¹¹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楚策》（臺北：里仁書局，1982 點校本），上冊，卷 16，頁 548。

¹² [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 4，頁 152。

¹³ [漢]趙煜，《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第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463 冊，卷 5，頁 15-16，總頁 57。[漢]袁康，《越絕書·內經九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463 冊，卷 12，頁 2，總頁 116。

¹⁴ 王安石〈宰嚭〉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可知當時必有人譴責西施覆滅吳國，否則王安石不可能如此寫。[宋]王安石著、[宋]李壁注：《王荊文公詩李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下冊，卷 48，頁 2143。宋代呂江〈姑蘇懷古〉詩中也有「自是誤君由宰嚭，孰云亡國爲西施」之句，收入[清]陸心源編，《宋詩紀事補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1708 冊，卷 18，頁 5，總頁 484。侯方域有〈西施亡吳辯〉，[清]侯方域著、王樹林校箋，《侯方域集校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卷 10，頁 492-495；嚴熊〈錦帆涇懷古〉詩云：「我來過此一回頭，世事如棋總罷休，吳國傾來爲西子，越亡當日更誰尤。」說得更清楚，[清]嚴熊，《嚴白雲詩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七輯）》本），第 21 冊，卷 23，頁 3，總頁 145。

西施」中出現的「西施」，因此在成語中重視的焦點，依然和東周時代的狀況一樣，完全關注在其美貌上。

「情人眼裏出西施」的另一位主角是「情人」，根據現在所知的文獻資料，「情人」一詞最早出現在魏晉南北朝，這個詞彙在傳統中國社會使用的意義，指涉的內涵都是「朋友」，但因傳統中國有「男女授受不親」的性別禁忌，因而再一般狀況下產生有二種不同方向的解讀：異性友人為「情人」、同性友人為「友人」，兩者的本質實際上都是「朋友」，朋友交情與相知本來就有深淺之分，或者異性「情人」可以歸入交情與相知較深之類，例如生死之交那樣的的朋友。泛指朋友的例證，如鮑照(405-466)〈翫月城西門廨中〉有「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之句，唐朝開元(713-741)年間的劉良解釋說：「情人，友人之別離者。」¹⁵ 按照傳統的解讀，以及詩中顯示的文義，此詩中的「情人」，自是指同性朋友的可能性為高，指異性朋友的可能性相當低，這是傳統對「情人」的第一種解說。傳統對「情人」的第二種解說，即指涉男女異性朋友，例證如晉朝孫綽(314-371)〈情人詩〉「碧玉破瓜時，相為情顛倒；感郎不羞難，迴身就郎抱。」王獻之(344-386)〈情人桃葉歌〉「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纏綿。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楫迎汝。」¹⁶ 詩題的「情人」，明顯指男女關係的意義。又陸機(261-303)〈擬青青河畔草〉「靡靡江離草，熠熠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詩歌內容涉及的顯然是異性男女之情，唐人李周翰在詩題下的注解說「此喻情人感時思遠行也。」¹⁷ 此處「情人」一詞，同樣具有現代人認知下男女「情人」的意義。

「情人眼裏出西施」這句話的來源，雖然清代翟灝(1736-1788)認為應該是淵源於魯連子的「心誠憐白髮，玄情不怡艷色嬋」之文¹⁸，唯此說只是就其內涵指涉相近的猜測性說法，並不足為據。就現在實際可見的文獻而論，可考者當以南宋胡仔(1095-1170)《漁隱叢話》的引述為最早，只不過「出」字作

¹⁵ [梁]蕭統編、[唐]李善、呂延濟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1 影印[宋]刊本），卷 30，頁 15，總頁 564。

¹⁶ [陳]徐陵撰，《玉臺新詠》（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331 冊，卷 10，頁 4-5，總頁 714-715。

¹⁷ [梁]蕭統編、[唐]李善、呂延濟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卷 30，頁 33，總頁 573。

¹⁸ 翟灝云：「《復齋漫錄》：『情人眼裏有西施，鄙語也。山谷取以為詩，其《答益公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華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稱心斯為得。』』按魯連子：『心誠憐白髮，玄情不怡艷色嬋』，語雖不同，實為斯諺之祖。」見[清]翟灝，《通俗編·婦女·情人眼裏有西施》（臺北：廣文書局，1990），卷 22，頁 6-7。

「有」字，成為「情人眼裏有西施」而已。該書說：

《復齋漫錄》云：「諺云：『情人眼裏有西施』……」鄙語也。山谷取以為詩，故〈答公益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華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稱心最為得。」¹⁹

胡仔從負面角度批評「情人眼裏有西施」為「鄙語」，質疑比他早半個世紀出生的黃庭堅(1045-1105)，在作詩化用這類鄙語的正當性，故而發出批判的不滿之言。胡仔並且明言此條記載係轉抄自《復齋漫錄》的所謂「諺云」，「諺云」一類的「口語」，一向難登大雅之堂，因此文字記載的時間和出現的時間可能相差甚遠，因此文字記載顯示不會是剛出現的時間，不過從《復齋漫錄》的記載，以及黃庭堅的引述，可知「情人眼裏出西施」這句「成語」的源頭，應該是「情人眼裏有西施」這句「俗諺」，這句「俗諺」至遲在北宋(960-1127)黃庭堅之前或西元十一世紀就已經出現了。

「情人眼裏有西施」這句「鄙語」，在黃庭堅、胡仔之後，王質(1135-1189)也在《詩總聞》中引述了這句「諺語」²⁰。不過若依照現存文獻的記載，則必須等到十六世紀的明朝嘉靖(1522-1566)年間，這句成語纔又再次出現，但這並不表示這句成語在這段期間已被遺忘，合理的推測，這句成語應該還是一直流傳在某些地區的口語中，只是沒有機會被記錄而已，這可以從這句成語不斷出現在比較不嚴肅的戲曲小說之內而獲得部分證明。出現在文獻上的這句成語，還有幾個意思相同而文句相近的樣式，就明代的文獻而論，如：王驥德(1540?-1623?)《男王后》和倪元璐(1593-1644)〈代友贈人〉都有作「情眼出西施」者²¹；笑笑生(1567-1600 前後)《金瓶梅》、陸人龍(1590?-1650?)《型世言》和許自昌(1578-1623)《樗齋漫錄》都有作「情人眼內出西施」者²²；馮夢龍(1574-

¹⁹ [宋]胡仔，《漁隱叢話·後集·山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80冊，卷31，頁12，總頁582。

²⁰ [宋]王質，《詩總聞·東門之池》（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聞用曰：言窮妻能同野趣、作野工，自見其為淑姬也。諺云：『是眼有西施』。」第72冊，卷7，頁6，總頁542。

²¹ [明]沈泰輯，《盛明雜劇初集》（《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764冊，卷27，頁23，總頁623；[明]倪元璐著、[清]顧予咸輯，《倪文正公遺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本），第50冊，卷2，頁9，總頁409。

²² [明]笑笑生原作、劉本棟校訂，《金瓶梅》（臺北：三民書局，1988）第三十七回〈馮媽媽說嫁韓愛姐；西門慶包占王六兒〉，頁319。[明]陸人龍，《型世言》（臺北：中央研究所中國文哲所，1992），第十六回〈內江縣三節婦守貞；成都郡兩孤兒連捷〉，中冊，頁742。[明]許自昌，《樗齋漫錄》（《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133冊，卷8，頁16，總頁127：「俗語云：『情人眼內出西施』，至言也。古人所載麗人，大都多情人之詞。」

1646)編輯的《山歌》、夢覺道人《三刻拍案驚奇》、西湖漁隱主人《歡喜冤家》等均有作「情人眼裏出西施」者²³；天然痴叟《石點頭》有作「情人眼裏西施」者²⁴；陸人龍《型世言》則另有作「情眼裏出西施」者²⁵。這類「諺語」本來就是以口語傳播為主，重點在表達意思，只要意思無誤表達清楚，自然可以依個人喜好各自創造，並不需要遵守某種唯一的標準型式。現在常見的「情人眼裏出西施」句式，文獻中最早出現在馮夢龍收集的《山歌》內，同時就現在所知的文獻，進入清代後使用者大約都以這個句式為準，如：曹雪芹(1724-1763)《紅樓夢》、翟灝《通俗編》、吳趼人(1866-1910)《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佚名《九尾龜》、徐珂(1869-1928)《清稗類鈔》等諸書均是²⁶。可能就是清代以後使用此句式者較多的緣故，後來編纂字典、辭典或成語詞典者，於是將此句式收錄，經過這些小說及字典、辭典和口語等等的傳播，因而成為現代人認知的固定句式，但考其實際則「情人眼裏有西施」可能是最早的句式，這大約就是「情人眼裏出西施」在文獻上出現的實際狀況。

「情人眼裏出西施」有個大家熟悉非常的相對待成語：「東施效顰」。這個成語的源頭同樣來自前述《莊子·天運》記載的那段「西施病心而顰其里」的故事。漢代以後文人學士為文之際，在論及缺乏自知之明的不恰當學習，或者學習效果不佳等一類錯誤模擬的問題時，偶爾也會有引述《莊子》這個故事做為比喻，而且時代越往後，引述的案例越來越多。大致宋代以後就成為經常性出現的「成語」，這或者也可以用來觀察《莊子》一書的閱讀傳播及被接受的狀況，不過這當然是題外話啦。一般引述《莊子》這個故事時，最早還是以

²³ [明]馮夢龍，《山歌·私情四句·出》，[明]馮夢龍、[清]王廷紹、[清]華廣生編述，《明清民歌時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上冊，卷4，頁29，總頁328。[明]夢覺道人、[明]西湖浪子輯，張榮起整理，《三刻拍案驚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第二十回〈良緣狐作合；伉儷草能偕〉，頁210。[明]西湖漁隱主人撰，于天池、李書點校，《歡喜冤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第五回〈日宜園九月牡丹開〉，頁86。《維基百科》網站謂此句式，出自清人黃增的〈集杭州俗語詩〉「色不迷人人自迷，情人眼裏出西施；有緣千里來相會，三笑徒然當一癡」，當然不正確。

²⁴ [明]天然痴叟著、墨憨主人評，《石點頭·王孺人離合團魚夢》（臺北：文光出版社，1969），卷10，頁250。

²⁵ [明]陸人龍，《型世言》第三十八回〈妖狐巧合良緣；蔣郎終偕伉儷〉，下冊，頁1750。

²⁶ [清]曹雪芹著、饒彬校訂，《紅樓夢》（臺北：三民書局，1990）第七十九回〈薛文龍悔娶河東吼；賈迎春誤嫁中山狼〉，頁702。[清]翟灝，《通俗編·婦女》，卷22，頁6；[清]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第八十七回〈遇惡姑淑媛受苦；設密計觀察謀差〉，頁810。[清]張春帆著、祝圻點校，《九尾龜》（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第三十六回〈說大話滿口吹牛；擺雙台安心落局〉，上冊，頁244；第一百六十二回〈杜春心嚴親憐少子；困債台名妓嘆窮途〉，下冊，頁949。[清]徐珂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整理，《清稗類鈔·娼妓類·萬人迷工內媚》（海口：海南國際出版中心，1996《傳世藏書·子庫·雜記類》本），第4冊，頁1845引丁修甫〈萬人迷〉詩。

簡述故事或僅用「效顰」一詞為主，「東施」這個詞彙並未出現。稍舉數例明之，如漢代趙壹（168-189 前後）〈非草書〉的「昔西施心疾，捧胸而顰，眾愚效之，祇增其醜」、「效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²⁷；東晉戴逵(326-396)〈放逵爲非道論〉的「美西施而學其顰眉，……非其所以爲美」²⁸；南北朝時姚最(536?-603?)《續畫品》的「遂使委巷逐末，皆類效顰」²⁹；唐太宗(599-649)〈指法論〉的「乃類乎效顰，未入西施之奧室」³⁰；劉知幾(661-721)《史通》的「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³¹；李白(701-762)〈古風〉的「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和〈效古〉的「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蛾眉不可妬，況乃效其顰」等³²。這些引述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李白「西施與東鄰」的對比性文句，「東鄰」一詞或即「東施」的源頭。整體而言，宋代以前實未見有用「東施」之詞者，可見的文獻直接用「東施」一詞者，似是宋代陳造(1133-1203)「世人競捧心，妍醜西東施」之句³³。清代翟灝雖有「黃庭堅等始鑿言東施效顰」的溯源之論³⁴，但有文獻根據最早明白說出「東施效顰」成語者，似是明代的徐渭(1521-1593)「東施效其顰」一句³⁵，中間雖多了「其」字，但應不妨礙該成語之成立。其後駱問禮(1527-1608)、王穉登(1535-1612)、鄭明選(1572?-1620?)等³⁶，均曾使用過「東施效顰」這句成語，進入清代後則使用者多矣。觀察「東施效顰」這句成語的使用場合，可以發現大致用在比較正式或嚴肅的文本，此與「情人眼裏出西施」多出現在戲曲小說的狀況大不相同，這恐怕與成語原本的出身相關，「東施效顰」源自道家經典的《莊子》；「情人眼裏出西施」則爲俗諺「鄙語」，可能因此而導致出現在莊重嚴肅文本與休閒通

²⁷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1冊，卷82，頁10，總頁916。

²⁸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隱逸·戴逵傳》（臺北：鼎文書局，1990新校標點本），卷94，頁2457。

²⁹ [陳]姚最撰、鄧喬彬整理，《續畫品·謝赫》（《傳世藏書·集庫·文藝評論類》本），第3冊，頁2716。

³⁰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1冊，卷10，頁48。

³¹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內篇·模擬》（臺北：里仁書局，1990點校本），卷8，頁222。

³²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注·古風五十九首之三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67冊，卷2，頁36，總頁53；〈效古二首之二〉，卷24，頁3，總頁419。

³³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再次韻》（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66冊，卷5，頁10，總頁58。

³⁴ [清]翟灝，《通俗編·效顰》，卷22，頁13-14。

³⁵ [明]徐渭，《古今振雅雲箋》（《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本），第18冊，卷3，頁27，總頁80。徐渭解張沛〈詩扇答友人〉「效顰」。

³⁶ [明]駱問禮，《萬一樓集·朱陸同異論》（《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本），第174冊，卷41，頁11，總頁514。[明]王穉登，《客越志》（臺北：新興書局，1970《廣百川學海》），第4冊，頁18，總頁2413。[明]鄭明選，《鄭侯升集·與萬年令俞順庭》（《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本），第75冊，卷28，頁9，總頁487。

俗文本的不同場合，這種在使用詞彙上類似胡仔般自覺或不自覺的「大小眼」分判，頗值得再進一步的探索。

二、「情人眼裏出西施」的運用與發揮

「情人眼裏出西施」這句話的意思，從正面角度而言，就如馮夢龍所說：「情眼出底纔是真正西施。」³⁷ 表層意義指的是在情人眼中的伴侶，都具有西施般的美貌；喻意則指真正的欣賞者，必然能看到欣賞對象的優點。但這句話同時也隱含有一個「不在場」的負面訊息，就是說因為情感矇蔽理智之故，故而只見其美而不見其醜，將不美者視為美，將不佳者視作佳，缺乏追求客觀真實的基本要求。然則何以會把不具有西施之美的人，看成和西施具有等同之美呢？歸納這個問題的答案至少有三：一是個性上或氣質上的投契，俗語所說「順眼」指的就是這種自然感覺；二是因感情而過度美化；三是發現他人未見之美。其中「個性上或氣質上的投契」這類「順眼」情緒感覺的問題，涉及到許多難以明確表達的不知其所以然的因素，可能還帶有某種神秘的內涵在內，因為有時喜歡就是喜歡，根本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故而實在很難進行客觀的分析討論。下文因此即在擱置負面意義的前提下，以「過度美化」與「發現未見之美」兩項比較容易了解的正面內涵為基礎，探索這句成語隱含的「不在場訊息」，並從治學、教學與情感等角度，進行相關寓義的引申和發揮的討論。

（一）「情人眼裏出西施」在情感問題上的發揮

「情人眼裏出西施」觀點的引申運用，當然可以有多方面多角度的發揮，首先從情感的經營上，尤其是婚姻的經營上進行探索。現在多數人在結婚之前，流行的是號稱自由選擇對象的「自由戀愛」，既然是自由選擇結婚對象，理論上應該是對自己心儀對象的了解足夠，然後纔會同意結婚。考察一般的結婚大略可以有三點主要的理由：一是人性的理由，就是因為情感昇華而結婚；二是動物性的理由，就是因為生理需要而結婚；三是社會性的理由，因為社會慣習下的要求而結婚，就是為結婚而結婚。就「自由戀愛」而結婚的「理想性」預設，則應該比較傾向於人性的理由而結婚，因此雙方當該都能夠充分了解對

³⁷ [明]馮夢龍，《山歌·私情四句·出·按語》；[明]馮夢龍、[清]王廷紹、[清]華廣生編述，《明清民歌時調集》，上冊，卷4，頁29，總頁328。

象外在與內在、顯性與隱性的優缺點，了解婚姻與戀愛的相處和責任上的嚴重差異，就是了解情人之際受到讚美之事，必然成為夫妻理所當然責任的重大轉變，因而願意無怨無悔的在一起共同生活。不過根據幾乎與結婚平分秋色，每年有上萬對夫婦選擇離婚的現象，顯然真的能夠達到此一理想境界者，似乎並不特別多，這應該也就是會出現「因了解而離婚」一類俗語的緣故。就今日的社會而言，離婚雖然不是什麼特別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但離婚恐怕也不能算是一件什麼值得特別高興的事情，能避免自然就要儘量避免。從「情人眼裏出西施」的角度來看，結婚之前，無論是因真實的欣賞了解，在清醒的狀態下，心甘情願的把對象確實當成自己的「西施」（這當然是一種「隱喻」）；或是在「眼睛被牛屎糊住」的盲目狀態下，莫名其妙的把「河馬」或「野狼」當成「西施」，但既然先前已經承諾結婚，則雙方就當該保持一種儘可能的把婚約對象當成自己的「西施」，自己則儘可能的扮演好那位「過度美化」和「發覺他人未見之美」的「情人之眼」的正常心態。這當然是雙方在結婚前，就要誠心誠意的有建立此種共同認知的意願，如果結婚之前就已經建立好互為將對方當作「西施」及「情人之眼」的共識，則婚後共同生活之際，當任何一方有意或無意出現某些不合自己「既定」或「原有」的行為模式時，就絕不至於出現那種過度在乎對方的小毛病或小動作，因而指責或攻擊對方「變心」之類的話語，這纔是永續經營婚姻或情感最理想方式。

透過「情人眼裏出西施」的深刻認知，因而建構完成的永續經營婚姻或情感的理想方式，還可以做另一種不同的思考，亦即可以再進一步的體會《詩經·小雅·小旻》「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和〈小雅·小宛〉「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這兩段詩句中，那種「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擔心害怕的心理狀況，引伸運用到婚姻或感情經營上，於是也就可能帶來某些可以有效增強感情或婚姻厚度的啟發。所謂啟發指的就是具有婚姻或感情關係的雙方，都真心的（真不真心自己最清楚）把對方當成自己的「西施」，自己也真心的願意承當關愛「西施」的「情人」角色，此時自然就會時時看到對方的好處與優點，甚至還能挖掘出對方連自己都沒有發現的好處與優點。在雙方都把對方當成自己唯一「西施」的大前提下，不僅會時時在意擔心自己的「西施」對自己的感覺，更會時時擔心害怕自己的「西施」離自己而去，因而在處理對方相關的任何事物之際，必

然就會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的戒慎恐懼之心態爲之。以最簡單、最普遍的日常對話爲例：在消極的思考表現上，至少絕對不會隨便出口傷人或信口開河，話語出口之前，應當會非常慎重的考慮，這句話會不會傷害到自己可愛的「西施」？會不會因爲無法兌現而欺騙到自己可愛的「西施」？從積極性的角度思考，則不僅考慮到會不會傷害或欺騙自己的「西施」而已，應該還會更進一步的思考：要如何適當的表達，纔可以讓自己可愛的「西施」有愉悅的感覺？要如何盡心的表現，纔能讓自己可愛的「西施」安心而快樂？因而可以永遠和自己廝守在一起。這些固然都是在最理想狀況下的最高要求，但並不表示無人可以做到或只是做不到的空話，因爲任何實質感情的經營，必須是雙方都具有互爲「西施」與「情人」的真心與共識，否則只要任何一方過度的以自我爲中心，不願意放棄既有刻板意識下的思考，不願意放棄既有「不當得利」的生活，不願意共同承擔婚姻關係中應有的那些瑣瑣碎碎的基本責任，只會一味要求對方配合自己，只會一味怪罪對方怎麼那麼「愛計較」，只會一味抱怨對方「變心」。永遠只會覺得自己實在沒有什麼問題，永遠只會覺得自己的付出已經「夠多」了，永遠都不關心或不在乎對方的感受。若有一方以如此的心態對待婚姻或感情，則雙方必然在缺乏共識的情況下，越來越無法溝通，最後必然導致美好婚姻或感情質變。當感情發生裂痕之後，當雙方不再把對方當做自己的「西施」之後，當雙方都失去「情人之眼」之後，當雙方的「心靈」都受到對方的傷害之後，想要再重新回復到原初的狀況，恐怕也只能是一件難以確實落實的「不可能的任務」而已，因爲「破鏡固然可以重圓」，但是除非重新鑄造，否則「裂痕必然永遠存在」。

就情感與婚姻經營思考「情人眼裏出西施」的意義，還可以有另一種正面積極的功能，亦即可以引伸運用在受到外人與親密對象不當對待的委屈之際，應該以何種態度回應纔是比較正常的問題。一般人在正常的狀況下，自然無法脫離社會而孤獨生活，需要經常面對不同的「挫折」或「不滿」等等心理上或現實上的委屈，爲了不希望打破原有的和諧或平衡狀態，偶而也就不得不對某些社群的關係人與陌生人「狗腿」一下，甚至偶而也要充當「烏龜」縮頭一下。但若仔細觀察一般社會表現的狀況，以男性爲例，則其在外與在家的表現，一般幾乎都是：在外面對那些沒有什麼特別情感的關係人與陌生人之際，若不幸遇到「挫折」或「不滿」的委屈時，多數人都會看對象而「狗腿」

一下或「烏龜」一下的隱忍下來，或者就當作沒看見或就算了，很少會認真的計較或惡言相向。但是當面對和自己有特別深厚情感的關係人時，大多數人不但不會有《論語·學而》曾子所謂「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反省要求，甚至連稍微的「狗腿」一下或「烏龜」一下的思考都不會出現，反而還可能會因為某些微不足道小小不合己意的「不順遂」或「不順眼」，因而過度「雄壯」、「威武」的大發雷霆，很多時候就在這樣莫名其妙的狀況下，嚴重傷害本該善加珍惜與經營的情感、親情，甚至親密對象的「心靈」，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理解的怪事。既然可以「忍受」那些跟自己在情感上關係相當疏遠者加給自己的「挫折」或「不滿」的委屈；既然可以對那些和自己並沒有什麼特別情感，只是某些利害關係者「狗腿」或「烏龜」一番，為什麼不能「忍受」甚至「尊重」那些跟自己具有深厚情感者，「不小心」、「未注意」或「一時衝動」的一些其實也不是那麼嚴重的行為或表現呢？為什麼不能三不五時的也對自己可愛的「西施」稍微「狗腿」或「烏龜」一番呢？這真是一件令人大惑不解的問題，但卻可能發生在每個人的身上或週遭。但如果能夠了解參透而發揮「情人眼裏出西施」的正面意涵，則此種令人大惑不解的狀況，並可以有效地解消而歸於正常。以上三點乃是就情感與婚姻經營上所做的發揮。

（二）「情人眼裏出西施」在教學問題上的發揮

「情人眼裏出西施」觀點的引申運用，既然可以有多方面多角度的發揮，當然也可以從教學的角度，探討其在相關問題研究開發上具有的意義，例如用在自我「認同」建構的分析上。一般而言，產生「認同」困擾的緣由甚多，例如小孩子不願意長大，就是一種相當麻煩的「認同」困擾，其他如「性別取向」、「存在意義」、「生命價值」、「人生觀」、「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族群標籤」……等等，均有可能產生「認同」上的困擾。就產生「認同」困擾者而言，最可能出現的有兩種困擾狀況：一是沒有確定對象的「認同」困擾：僅是覺得有「困擾」，但實際追求認同的對象，根本還未建構完成，這種類型的困擾因此可以歸入辛棄疾(1140-1207)所謂「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範圍內³⁸，例如某些對自己「生命意義」或「存在價值」的反思，就很可能僅僅是一種「反思」的愁緒而已，並沒有出現確定的「認同」目標。第二種則

³⁸ [宋]辛棄疾，《稼軒詞·醜奴兒（醉中有歌此詩以勸酒者聊櫟括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88冊，卷4，頁24，總頁191。

是對象明確的「認同」困擾：雖然「認同」的目標明確，但基於自身或社會現實的某種原因，因而無法實現目標。出現第二種目標確定的「認同」困擾者，其「認同」的對象，很可能就具有如同前文所言的「情人眼裏出西施」涵蓋的「投契」、「美化」與「發現」等三重的特性，其中「投契」的特性，如前文所言因為屬於比較接近「情感性」的信仰層次，客觀理性討論的空間比較容易被壓縮而無法有效地進行。僅有「發現」和「美化」兩項特性，具有客觀「理性」的討論空間，因而進行有效討論的可能性較大。當面對或分析「認同」困擾之際，如果能深入體會「情人眼裏出西施」的意涵，則也就有可能比較明確的區分出「認同」困擾的屬性，因而可以較為有效的協助解決這些存在的困擾。

從實際教學的角度思考，則教師擔任教學工作必需經常與學生接觸，這種學習意義下接觸的目的，當然是要教導學生基本的知識及引導學生發揮其潛藏的能力，並對其學習的狀況進行評量，然後給予改善或改進的提醒。唯根據心理學的研究顯示，人類絕大多數都會出現有「先入為主」的「好惡」現象，這也就是前文所謂「投契」或其反面「不投契」的感覺，這種情緒性的感覺，即是教育心理學上所謂「初始印象」或「原初效應」(primary effect)的現象。這種「先入為主」的「投契」或「不投契」感覺的標準，大致上就會形成一種「既定」或「原有」的強烈認知先見，當這種先見的認知系統運作之後，就只會依據固定的角度看待對象，因而無法更進一步了解對象真正的優缺點。這種先見認知的情況引伸到教學上，就是代表有部分的教師，將可能因為此種限制而無法發覺學生某些超越世俗而具有開發潛力的優點或特點。但如果教師能夠開發「情人眼裏出西施」隱藏的教學意義，就很有可能把學生當作自己的某一類「情人」(這當然只是比喻)，則將自然而然就會努力發掘學生的優點，不僅如此，甚至還可能進一步容許學生在學術相關的議題上，出現某些超越常規的「越軌」或「脫軌」的思考或表現。換言之；就是具有此種思考的教師，就比較不會出現類似《孟子·離婁上》所謂「有求全之毀」的不當要求，因而容許學生出現錯誤，更可能容許甚至鼓勵學生在進行實際「謹慎論證」之前的研究思考階段，盡量「胡思亂想」、盡量「大膽假設」，如果多數教師都具有此種容許學生，甚至鼓勵學生經常做一些超越常規或常軌的思考活動，則對學生思想與能力的開發，絕對會是具有正面意義的教育行為。事實上許多有意義與價值的創見，必須在此種思考階段不受約束的前提下，纔有出現的可能性。若前述

的認知無太大錯誤，則可知了解「情人眼裏出西施」隱含的教學意義，對學生「創意」的引導，顯然具有正面的功能與價值。

「情人眼裏出西施」還可以從治學的角度，探討其在學術研究開發上具有的功能。就一般的了解，當學者進行實質學術研究思考之際，最忌諱的是遇到問題或看見解答，馬上就以「既定的」或「原有的」固定知識系統做為唯一的終極判準，然後直接套入而進行價值判斷，完全不容許出現絲毫與那些舊有既存答案「脫軌」的不同或反對的現象。就是先驗地把那些連自己都不知道從何而來、都不知道所知是否正確無誤的理論或知識當作唯一的「真理」系統，因而只要稍有不符合這些既有的刻板意識，就立刻加以排斥或反對。此種僅會在既有框架內思考問題，完全無法脫離既有框架的思考方式，在學術研究上絕對是一種扼殺自己創發能量的不當行為，當此種思考成為習慣模式以後，可以預期的是永遠僅能做隨順他人既有成果的「信徒」、「跟隨者」或「信從者」，即使不是生吞活剝的套用他人提供的「方便」答案，最大的成就也不過是對既有的東西或論點，或做更加細緻的發揮、或做比較有效的運用、或證明擴充該理論的適用性、或再次證明該理論的有效性等等而已，根本無法期待有任何創新的可能性，這些成果自然也具有學術價值，但終究不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因為永遠都只能充當幫他人「作嫁衣裳」的「他者」，並無法表現或更進一步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學術研究的過程，接受既存具有典範性質的論點或答案，當作自身研究發展的基礎，本就是個天經地義而不容置疑的基本或基礎條件，但這只能是個基礎或起點的重要條件而已，絕不是也不能把這些既存的答案當成無法改變的最終結論。學術研究者如果只會不斷的「接受」而「重複」前人或他人的結論，只會把他人提供的現成論點當成學術「公理」，然後只敢或只會在此「公理」制約的前提下思考問題，則這種學術研究的前途，必然也只能是一種黯淡而缺乏「自主性」與「創發性」的「舌人」工作而已。這當然是從建立研究者獨立研究思考的理想角度發言，至於那類自願學習某位「大宗師」的學問，或者以推廣某位「大宗師」的學問為職志者，或者自立為某位「大宗師」的傳人，意欲建立同一思想觀點學派者，當然可以另當別論。觀察臺灣光復以來整個學界的研究表現，雖然其中有不少具有創見的發現，但卻也有不少落入前述自甘為「舌人」的不幸陷阱中而無法自拔，即使是某些號稱主流學者的研究，若仔細的考察其研究的內涵，很可能就會發現無論在研究的眼界上或方法

上，在呈現出開放的表面下，實質上卻相當的閉固且缺乏創新，例如或者不斷地「跟隨」國外學者開發的議題研究，或者不斷地「套用」國外學者的理論等等。在臺灣的學術界對這種「隨手牌」的研究狀況，有幾種相當炫眼的美稱，或者曰向先進學者「學習」、或者稱作表現學術的「開放」、或者說學術「國際化」，但求其實質不過是「自我殖民化」、「自我封閉化」、「自我奴化」、「自我窄化」或「自我矮化」而已，這是相當值得學者自我反思的嚴肅問題。前述觀點當然只是針對那類學術「追新族」或好打「國際牌」的「東施效顰」者發言，但這並非在主張學術研究都要自己創新，都不能吸收參考國外研究成果。以上所論學術研究上的偏向，自然也是「情人眼裏出西施」負面角度影響下的結果。

學術研究的思考，當然以自我開發或發現「新」理論與議題為理想，對於他人發現開發的「新」議題或理論，當然要了解吸收，只不過在吸收引進「新」的議題與理論之前，在心理上要先排除那種「自我奴化」的「順從」情緒，要先能建立「研究主體」的基本認知，就是在吸收之前既要了解該新議題或理論的創新所在，更要知曉該新議題或理論的限制與適用範圍。就是在吸收新議題或理論的過程中，必須要先養成在「不反對」既有典範，以及確實了解新理論內涵的前提下，可以從不同於這些既存的新舊典範的內涵或角度，重新尋求其他可能性的思考，絕不可以僅在這些既存典範的制約下思考。強調此種既承認既存典範的價值與地位，卻又不受限於既存典範思考方法的目的，即在防止讓個人具有無限發展潛能的創發力，由於受到既定的刻板思路阻礙，因而無法做到最有效的開發而獲得更大發揮的效應。若能解決此一束縛思考的阻礙，則學者進行學術思考之際，纔有可能在消極上養成不被現狀限制；在積極上養成自我開發而尋求突破的習慣，如此不僅對學術研究方面有益，同時對其他相關的事物，也會有意想不到的益處。就是說具有此種自由開放而不受既有思考意識束縛的人，比較有可能發現他人未曾注意的潛藏優點，並且還能夠比較有效的加以開發，這也就是「情人眼裏出西施」話語中，潛藏的「發覺他人未見之美」意義的發揮。情人眼裏所以能夠出現或發現西施的關鍵，就在於真誠有心的「情人」，可以不受那些既有思考的阻礙，因而纔能夠「見人所未見」的發現他人看不到的潛藏能量。就是說懷抱真誠的「情人」，具有一種開發心儀對象「不在場訊息」的智慧或能力；就是說抱持誠意的「情人」，擁有一種突破現狀與表象「在場訊息」影響或束縛，直接深入開發心儀對象潛藏的新價值的創新力

量，這種主動突破「在場訊息」或表象束縛的創新力量，正是一般研究者需要培養學習的能力，研究者若都以其研究對象為真正的「情人」，懷抱誠意的真心投入研究，自然就有可能開發研究出對象潛藏而還未被他人發現的「西施」內涵，這也就是「情人眼裏出西施」隱含意義的正向發揮。

以上就是依據「情人眼裏出西施」的內涵為基礎而做的引申發揮和運用，這樣的思考引伸必然還存在有某些不周延之處，自然還可以有其他不同方向或角度的發揮運用，這裡進行的初步分析，只是個拋磚引玉的初步工作而已。

結 論

學術研究本是非常嚴肅的工作，怎麼可能和「情人眼裏出西施」這類專談感情問題的觀念相關呢？實際學術研究的範圍，確確實實包括與感情關係非常濃厚的內容，大家當然不一定要同意司馬遷(145-86 B.C.)的誇張性說法：

《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³⁹

按照司馬遷這個說法，則所有的作品都是因為私人感情作祟纔會產生，這雖然說得有點過分，但卻也不能不承認多數文學作品，甚至說理性的文章，絕大多數是作者私人情感受到刺激後的表現。所謂感情受到刺激的來源對象，當然不僅止於私人情感的範圍而已，家庭、社會、族群、國家……等等，自然也都應該包括在內，既然學術研究包括種種的感情，故而研究之際就不能不知道一般情感表現的問題，否則就很難真正領略文章真正要表現的內容與表達的感情⁴⁰。再者任何研究學習的過程中，除非天才否則必然要面對不斷出現某些無知與錯誤，如此一來也就很難避免發生情感受傷的事了，可見嚴肅的學術研究到

³⁹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三家注·太史公自序》（臺北：鼎文書局，1987新校標點本），卷130，頁3300。

⁴⁰ 有關文章表達感情較深入的說明，可參考林損，〈文章學緒言〉；《林公鐸先生全集》（臺北：讀冊文化事業公司，2002），第2冊，頁134-138的討論。

底還是無法完全脫離情感問題的糾葛。何況研究的過程中學者最需要支持的力量，除了學術界的回饋之外，最重要的自是與自己關係最密切者的支持，個人關係中最密切的自然血緣與情感的對象，親密對象關係的穩定和諧，當然有助於學術研究之際的心理平衡與正常，這對研究必然帶來比較正面的影響，這也就是本文引申處理「情人眼裏出西施」的隱含意義時，特別偏向感情和教學兩個方向的根本原因。有關處理情感問題時，必須遵守「愛可以讓對方知道，卻不能勉強對方接受」和「當對方接受時可以牽著手一起走，當對方拒絕時不可以拉著手不放」等最基本的尊重原則，雖和本文探討的議題關係密切，但是由於設定的議題焦點乃在從正面的教育角度，分析探討「情人眼裏出西施」隱含的「不在場訊息」，因此也就無法在此文中詳談了。

「情人眼裏出西施」的現代寓意的引申與運用，經由前述的討論，大致可以了解此句成語和「東施效顰」的最早源頭，同樣來自《莊子·天運》，雖然《吳越春秋》和《越絕書》都提到西施顛覆吳國之事，但周秦時代的典籍，無論經書、子書或文學作品，注意的焦點都是放在西施的美貌。至於「情人」一詞的內涵，唐代之前同性與異性友人，均可以稱「情人」；大約唐代以後，纔用來專指異性的友人。由於這句成語來自俗諺，這類口語傳述的語句，並不是嚴肅的文本，因此使用者在引述時並沒有固定的句式，這句成語根據文獻記載，至少有：情人眼裏有西施、情眼出西施、情人眼內出西施、情人眼裏出西施、情人眼里西施、情眼裏出西施等六種句式。這個成語至遲在北宋時期，即西元十一世紀初即已經出現甚至流行，至於現在最通用的「情人眼裏出西施」句式，最早出現在明朝萬曆(1573-1620)年間，即西元十六世紀。至於相對的成語「東施效顰」，同樣出現在西元十六世紀。兩句成語在使用上，則「東施效顰」大致出現在較為正式的文本，「情人眼裏出西施」則多出現在小說戲曲，使用的場合所以不同，或者因「東施效顰」直接來自《莊子》，「情人眼裏出西施」則從俗諺而來之故。這是屬於淵源探索的結果。

「情人眼裏出西施」意義的引申運用，具有多方面多角度發揮的可能性，本文則僅從情感和教學等兩個角度進行發揮。就情感角度上可能發生的功能而言，如果可以運用此句成語所具「美化」與「發現」的正面意義，則也就可能在感情與婚姻的經營上，了解尊重與維護對方情感的重要性，使感情或婚姻關係產生實質鞏固的作用，因而獲得更為和諧的好效果。若用在教學上，則除對

學生「認同危機」的了解大有幫助外，還能促使教師反思自身的思想限制，進而了解鼓勵學生思想解放的重要性，以及盡量擺脫現存既成思想制約的教學原則，於是對學生思考的啟發產生強大的功能，學生由於盡可能的發揮潛藏的能力，因而也就有較大的機會開發或發現學生未知，但卻是學生自身原本就擁有的能力。如果用在研究上，則就很可能開發出他人所未見的研究議題或方法。這是有效運用「情人眼裏出西施」隱含的「不在場訊息」，可能產生的效果。

此文透過文獻的考察，因而了解「情人眼裏出西施」和「東施效顰」兩句相對待的成語，都源自《莊子》，同時分析「情人」一詞原本是同性與異性朋友皆包括的實情，以及分析此句成語在感情經營與教學研究上，可能存在的某些正面功能，研究成果對於成語的研究者與使用者，一般的教學者、學習者及研究者，還有重視感情的經營者，均具有提供某些可信答案，以及引發後續研究的功能。

參考書目

一、古典文獻

- 周·慎 到 《慎子》（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 《毛詩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影印阮元刊本）
-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 《史記三家注》（臺北：鼎文書局，1987 新校標點本）
- 漢·劉向集錄 《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82 點校本）
- 漢·趙 煜 《吳越春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漢·袁 康 《越絕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漢·趙歧注、宋·孫奭疏 《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影印阮元刊本）
-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 《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影印阮元刊本）
- 梁·蕭統編、唐·李善、呂延濟等註 《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1 影印宋刊本）
- 陳·徐陵撰 《玉臺新詠》（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陳·姚最撰、現代·鄧喬彬整理 《續畫品》（海口：海南國際出版中心，1996《傳世藏書》本）
- 唐·房玄齡等撰 《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0 新校標點本）
-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 《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90 點校本）
-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 《李太白集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陳 造 《江湖長翁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蔡 戡 《定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王安石著、宋·李壁注 《王荊文公詩李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宋·胡 仔 《漁隱叢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辛棄疾 《稼軒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王 質 《詩總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洪興祖撰、現代·白化文等點校 《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明·沈泰輯 《盛明雜劇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本）
- 明·倪元璐著、清·顧予咸輯 《倪文正公遺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書叢刊》本）
- 明·笑笑生原作、現代·劉本棟校訂 《金瓶梅》（臺北：三民書局，1988）
- 明·陸人龍 《型世言》（臺北：中央研究所中國文哲所，1992）
- 明·許自昌 《樗齋漫錄》（《續修四庫全書》本）
- 明·徐渭 《古今振雅雲箋》（《四庫禁燬書叢刊》本）
- 明·駱問禮 《萬一樓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本）
- 明·馮夢龍、清·王廷紹、清·華廣生編述 《明清民歌時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明·王穉登 《客越志》（臺北：新興書局，1970）
- 明·鄭明選 《鄭侯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本）
- 明·夢覺道人、明·西湖浪子輯、現代·張榮起整理 《三刻拍案驚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 明·西湖漁隱主人撰、現代·于天池、李書點校 《歡喜冤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 明·天然痴叟著、現代·墨憨主人評 《石點頭》（臺北：文光出版社，1969）
- 清·董誥等編 《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清·侯方域著、現代·王樹林校箋：《侯方域集校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 清·嚴熊 《嚴白雲詩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四庫未收書輯刊》本）
- 清·曹雪芹著、現代·饒彬校訂 《紅樓夢》（臺北：三民書局，1990）
- 清·嚴可均輯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清·陸心源編 《宋詩紀事補遺》（《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翟灝 《通俗編》（臺北：廣文書局，1990）
- 清·吳趸人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 清·張春帆著、現代·祝圻點校 《九尾龜》（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
- 清·徐珂編、現代·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整理 《清稗類鈔》（《傳世藏書》本）
- 清·孫詒讓著、現代·孫啓治點校 《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9）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0）

二、專書

- 王冬珍等校注 《新編管子》（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
- 李滌生 《荀子集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
- 林損 《林公鐸先生全集》（臺北：讀冊文化事業公司，2002）
- 陳奇猷 《韓非子集釋》（臺北：莊嚴出版社，1984）
- 黎偉青編 《成語故事》（臺南：經緯書局，1959）
- 劉潔修編著 《漢語成語考釋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 《漢語成語源流大辭典》（北京：開明出版社，2009）

二、單篇論文

- 汪榮祖 〈西施生死之謎〉，《歷史月刊》第170期（2002年3月），頁56-58
- 洪蘭 〈為何情人眼裏出西施？〉，《康健雜誌》第64期（2004年3月），頁164-165
- 紀駿輝 〈情人眼裏出西施——衛生政策分析中的規範研究之本質與準則〉，《臺灣公共衛生雜誌》第20卷第4期（2001年8月），頁249-258
- 陳正賢 〈古代筆記中的西施歸宿之爭〉，《博覽群書》2009年第10期，頁84-88
- 楊晉龍 〈別讓孩子輸在起跑點的迷思〉，《百世教育雜誌》第177期（2006年6月），頁4-6
- 〈勤能補拙？：學習迷思的反省〉，《百世教育雜誌》第178期（2006年7月），頁4-6
- 鍾春林 〈「一見鐘情」與「情人眼裏出西施」--兼論現象學審美觀〉，《邢臺學院學報》第21卷第1期（2006年3月），頁62-64
- 魏子雲 〈西施其人之由來及其形象演變〉，《歷史月刊》第122期（1998年3月），頁96-101

四、網站資料

- http://dict.idioms.moe.edu.tw/sort_pho.htm：曾榮汾等編：《教育部成語典網路版》（2005）

“Ch’ing-jen yen-li ch’u Hsi-shih”: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Yang, Ching-Lu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origins, meanings as well as the emotional and pedagogical functions of the idiom “Ch’ing-jen yen-li *ch’u* Hsi-shih” (A beauty emerges from the eye of her lover), with additional comments on the idiom “Tung-shih hsiao-p’ing” (Aping a beauty). After examining and studying relevant literature, I have uncovered that the idiom “Ch’ing-jen yen-li *yu* Hsi-shih” (A beauty exists in the eye of her lover) originated in *Chuang-tze* in the 11th century, while both “Ch’ing-jen yen-li *ch’u* Hsi-shih” and “Tung-shih hsiao-p’ing” came out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In conclusion, inherent in the idiom “Ch’ing-jen yen-li *ch’u* Hsi-shih” is the positive implication of “beautification” and “discovery,” which, when used i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enses, could help on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respecting and caring the significant others. The idiom is also useful both in teaching for inspiring a student to think or recognizing his/her merits and in research for initiating a novel topic or uncovering answers that have never been noticed. What has resulted from using these idioms would, in short, help provide answers and stimulation for teachers, students, and those who see much in cultivating emotional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Keywords: “Ch’ing-jen Yen-li *Ch’u* Hsi-shih” (A Beauty Emerges from the Eye of Her Lover), “Tung-shih Hsiao-p’ing” (Aping a Beauty), Marriage, Teaching, Research